

# 选班长的故事

周刚著



# 选班长的故事

周 刚著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# 选班长的故事

周 刚著

黄 柔 昌 插图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.875 字数 27,000

1983 年 4 月第 1 版 198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5,000

统一书号: R 10024·4047 定价: (四)0.15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丁大元的虚荣心很强。他自以为了不起，一心想当班长，可是同学们偏偏不选他。他落选后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反而认为是别人同他过不去。他玩弄小聪明，和当选的班干部闹别扭，最后甚至发展到栽赃陷害同学。

在错误的道路上，他滑得已经够远了。可是老师和同学们还是伸出热情的手，把他拉了回来。

—

这是开学后的第二天。

早上，天气分外晴朗。才立秋几天，天空就比过去高得多啦，碧蓝碧蓝的，高得望不到顶。树木也好象比往日更加绿，挂着露珠儿的枝条，青翠欲滴，在金灿灿的阳光照耀下，冒着白腾腾的雾气，闪耀着五颜六色的光芒，一片郁郁葱葱。

在通往学校的大路上，刚上五年级的丁大元一跳一蹦地走着。他一会儿仰着脖子看天，往后退着走；有时差点儿撞到自行车上，被人家瞪一眼，他一吐舌头，随即转过身来向前跑去；一会儿纵身一跳，吊在一根树杈上，“呼嗨呼嗨”荡几个秋千，洒下一片露珠，滴到他身上，一阵清凉。他开心极了，又使劲摇晃一阵树枝。

一个令人心醉的念头在丁大元心里荡漾：这天气真知道人家的心情，今天是我丁大元有喜事的日子啊！

昨天下午放学后，班主任李老师布置了一项任务：新学期开始了，上学期的班长又转



学了，明天上午选班长，要大家好好酝酿酝酿。丁大元一听，心里“噌”地一动，眼前立即闪现出一幅幅美妙的图景来：上课的时候，老师一走进教室，班长喊“起立”，大家便都站起来，班长叫坐下，便又都坐下；安排人浇花，到小菜园里拔草，班长叫谁去，就是谁去……多威风啊！

他伏在桌子上寻思起来：谁当班长呢？李 小 华？不行！他学习成绩还可以，能排个“老四”，但没有魄力，这学期能保住副班长就不错了；

田小艳？不行！她学习成绩倒是不错，能排个“老三”，不过娇里娇气的，见了毛毛虫还害怕，这样的人怎么能当班长呢？

苏东成？不行！他就会打球、唱歌，最多还当个文体委员；

郑广军？不行！笨蛋，学习成绩连个“小八子”也排不上。啊呀！我怎么想到他啦；

尹志明？不行；

马安波？不行；

.....

丁大元几乎把全班同学都排了一遍，排一个就摇一次头。现在只剩下他自己了，他抬起头来，笑咪咪地吐了一口气。

丁大元对自己是非常了解的。还在他刚刚记事的时候，妈妈领着他在大街上玩，婶婶、阿姨们见了就逗他，还对妈妈说：“啊呀！你家大元长得真聪明呀，长大了准有出息。”妈妈嘴里说着：“还要等长大了看呢！”心里可美了，一把将他抱起来，吻他，胳肢他，弄得他怪痒痒的。

上学以后，他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的“尖子”。每次考试，他不是第一，就是第二、第三。老师经常把他的作业本子在班上传阅，别的同学回答不上来的问题，也常常喊他回答。不少同学在学习中碰到难题，都要来问他。有的开始不愿意问他，但是问别人没有解决得了，还是要来问他。这时候，他总要说一句：“还是看我的吧！”很快也就做出来了。

所以，丁大元觉得自己是班上当然的“老大”，走

走路来总是仰着头，挺着肚子，大摇大摆；谁带了好吃的东西，他走过去一声不吭，就把手一伸……他觉得别人应该对他恭恭敬敬，服服帖帖，如果有谁得罪了他，他不但不帮助他做难题，而且总要想办法打击他一下。他的“点子”特别多，还拉拢了几个人，能把你整得哭笑不得。因此，班上有些同学当面对他说好话，对他露笑脸，转过身去却对他嗤鼻子。



现在，丁大元唯一感到有点担心的，就是老师经常批评他有骄傲自满情绪。每学期的成绩报告单上，品德评语栏里都有一句“有时不够谦虚谨慎”之类的话。老师对他的表扬，他也感到远远没有达到应该受表扬的次数。让同学们传阅他作业的时候，老师也总要在批语里写上“要戒骄戒躁，不断进步”云云。这使他对“骄傲自满”和“谦虚谨慎”之类的词，产生了“过

敏症”，一看见它们，就象被揭了短一样发臊。不过，他每次“过敏”以后，很快也就过去了。他总是自己安慰自己：骄傲自满算什么缺点呢？没有资本还骄傲不起来哩。

他有点后悔，后悔没有早点儿想当班长。过去，他总觉得当不当班长一个样，一样有权威，就连班长也不敢得罪他；当班长还麻烦，有空还不如玩玩呢。直到上了四年级以后，他才渐渐觉得当班长到底比不当班长有权威、神气，开始羡慕起当班长的同学来。有一次，他滚小球正玩得起劲，班长来叫他一起到小菜园里拔草。他憋了一肚子气，心想：“要是我当班长，不是不会有人来支派我了吗？我还可以支派他们，谁对我有意见，我就支派谁。还是当班长好。”他没料到一想当班长，时机就来了。啊呀！我为什么不早点儿想当呢？要是早想当，肯定早就当上啦，真傻……

放学回家的路上，丁大元问丁小元：“小元，你说谁能当班长呢？”

丁小元是丁大元的叔伯弟弟，比他小几个月，和他一个年级。丁小元最听丁大元的话，大元叫他干什么，他就干什么。不过，他们俩长得就不一样了：丁大元是长方脸，瞠头脑，一说话两个小眼珠直转悠，显得十分机灵和傲慢；而丁小元是圆圆的脸，小平头，

丁小元的眼珠微微有点向外凸，平常总是用向人求援的眼光直盯盯地看人，显得有点低三下四。丁小元的学习成绩就更不如丁大元了，做作业经常拿大元的抄。

这会儿，丁小元不等大元说完，就用无可置疑的口气抢着说：

“一定是你当！”

丁大元故意问：“要是大家不选我呢？”

丁小元连连摇头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看大家都会选你的。”

这天夜里，丁大元一夜没睡好觉。他在考虑当班长以后，应该首先把教室后面墙上的《学习园地》重新换一期，刊头要画得漂亮一点——这是不费吹灰之力的，他是班上有名的“小画家”。还要订个“好人好事登记簿”挂在黑板旁边……反正要有点新气象，叫大家都佩服他。当然，还要注意谦虚谨慎，这回要跟没当班长一样，说话声音小小的，走路轻轻的。这些问题都考虑得差不多了，再想不起什么事情来了，才慢慢地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太阳已经升到丈把高了。他赶紧吃过早饭，匆匆忙忙地往学校里跑。

## 二

同学们已经到了一大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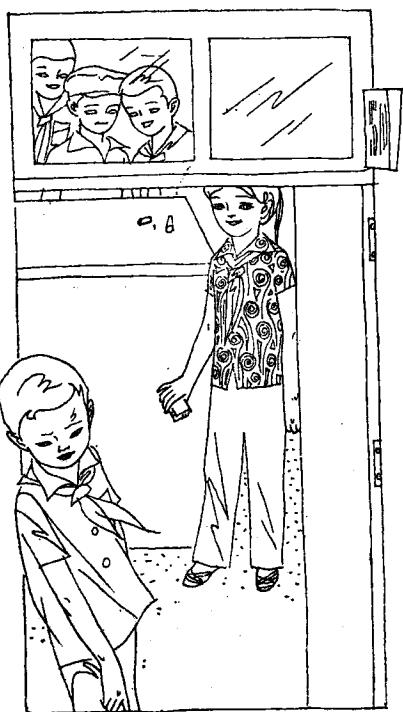
丁大元走进教室，觉得大家都在朝他看，他权当没有看见，两只眼睛只朝前看，尽量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他走到座位上，拿出课本放在面前，端端正正地坐好，一边假装看书，一边偷偷地用眼睛瞄着同学们脸上的表情。

头一节课就选举。投票的时候，他随便写了五个人的名字（一名班长，一名副班长，三名委员），很快交上去了。

全班的选票交齐以后，老师叫三名同学到前面来计票：一个人唱票，一个人监票，一个人往黑板上记票，念到谁的名字，就在谁的名字下面划一笔，组成一个个“正”字。

丁大元怕看到大家都投他的票，自己表情不自然，便趴在桌子上，不朝黑板上看。突然，唱票的同学叫到他的名字，他不禁微微抬起头来，向黑板上瞥了一

眼。上面果然写着他的名字，他浑身一下子激动得发胀。不过他很快想起不能骄傲，要注意谦虚谨慎来，又连忙低下头去。后来，他憋不住，采取叫别人根本看不出他抬头的动作，把眼皮使劲向上撑，视线朝黑板上一闪而过。可是，就是这一闪，他发现他的名字下面的“正”字，比别人的短得多，五个“正”都



不满，合计起来只有23票。这就是说，还没有过半数，全班一共50名同学。得票最多的是上学期的一个小组长任大为，48票。他当班长是毫无疑问的了。

丁大元伏在桌子上，耳朵里嗡嗡响，头上热辣辣的象针刺一样难受，一阵阵往外冒汗珠。什么时候下课的，他不知道。他仿佛觉得同学们都在指手划脚地嘲笑他，发出“哈哈”的笑声。他感到呼吸越来越困

难，就象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胸口。他猛地站起来，向门外冲去……

他一口气冲到教室前面的小河边，坐在河沿上，顺手摘了一朵大菊花，揉得粉碎，一下一下地往河里扔。花瓣散落到河面上，顺着浪花，一起一伏地向下风方向飘去。有几条小鱼浮上来争夺花瓣，他拣起一块石子“嗖”地向它们砸去。小鱼倏地不见了，在水面上留下了一圈圈涟漪……

任大为当上班长，那是他根本没想到的。在丁大元的印象里，任大为既没有什么比别人突出的地方，也没有做出什么惊人的成绩，是个平平常常的人物。他昨天给全班同学排候选人的时候，把他排在第十名，根本就没有把他当回事。

这时，丁小元走过来，凑到他身边，小声叽咕说：“真没想到……他凭什么当班长呢？”

“他聪明呀！”丁大元没好气地说。其实，他从来都觉得任大为不如自己聪明。

“唏！比你差远了。”丁小元撅着嘴说，“那次猜谜语你还记得吧，你和田小艳都猜出来了，他第三个才想出来，还以为是第一个呢，站起来报告说：‘我猜出来了……’引得大家哄堂大笑，他自己也红了脸。”

“那就凭学习成绩好呗！”丁大元又说。

“唏！他又不冒尖，顶多排到第五。”丁小元别过头去，一边用小树枝掘土，一边说。

“那凭什么呢？凭学习用功？一天到晚吭哧吭哧做练习题呀，读课文呀！”丁大元话里带着更加明显的讽刺意味。

“唏！那有什么道道？要不用功成绩好才算本事！”丁小元脸上露出了不屑一顾的神色。

“那你说凭什么呢？”丁大元望着丁小元，丁小元也望着他。

忽然，丁大元眼珠“骨碌”一转，说道：“我看是他会拉拢人！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丁小元马上附和道。

“你看，”丁大元接着说，“他当组长的时候，各种事情都要叫大家去做。比如进行唱歌比赛吧，他就叫张玲领唱，跳绳比赛叫赵军出马。他们组得了第一名，他就对老师说，是谁谁谁出了力。你说，这不是拉拢人吗？”

“对，完全是拉拢人！”丁小元补充说，“他还会拍马屁，对老师特别尊敬。”

“他还会吹捧同学。”丁大元接着说。

“对了，”丁小元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“刚才新班干部开会，我听见任大为建议叫你当组长。”

“组长？”丁大元象被烙铁烫了一般，睁大眼睛问。

丁小元说：“还叫吴革成也当组长。我看这也是为了拉拢人。”



“吴革成？”丁大元一听说吴革成的名字，眼前立即出现一个大个子，大扁脸，呆里呆气，粗手笨脚的形象。吴革成劳动一个顶俩，可学习起来非常艰难。在丁大元看来，他只配跟着自己的指挥棒转，听他支配，现在竟然要和他平起平坐！这就等于向大家宣布：我丁大元也不过是跟吴革成一样的人。这简直是对自己极大的污辱。

“叫我当组长？不当！”

丁大元“呼哧呼哧”喘着大气。他想到任大为先是把自己的班长夺了去，现在又来奚落自己，气呼呼地说：“这家伙太欺侮人了，我要想办法回击他一下！”

丁小元抬起眼皮望着他：“怎么回击呢？”

丁大元沉默了一会儿，咬咬嘴唇说：“别急，到时候总会有机会的。”

### 三

两天以后的晚上。

微风夹杂着稻花的清香，轻轻地抚拂着大地；柔和的月光，象一块银白色的丝绸，覆盖着田野和村庄。在村子的东南角上，田小艳家的西房间里亮着灯光。灯光下，田小艳和任大为正在做算术题。

在房间的外边，有两个人顺着墙根，蹑手蹑脚地走到窗户下面，趴在窗台上伸头向里探望。他们很快就把头缩了回来，咬了一会耳朵，然后牵着手向村西头的打谷场上跑去。

任大为是来向田小艳请教一道算术题的。今天下午，他在做复习题的时候，感到有一道应用题不太明白，就去问丁大元。想不到丁大元瞥了他一眼，扭过头去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啊呀，班长还向我们请教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

任大为对他眨眨眼睛，只好再去问田小艳。田小艳还没有看过那道题，一下子也讲不出来，犹豫了一

阵，对他说：“你晚上到我家去吧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。”

任大为和田小艳的谈话，被一直竖着耳朵的丁大元听见了。他简直如获至宝，连忙去找丁小元。吃过晚饭以后，两人便藏到田小艳家门前的 大树后面观察动静。这会儿，他们见时机已到，便按照原定计划行动了。

打谷场上，七、八个小伙伴正在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。丁大元高声叫道：“停一停！停一停！告诉大家一个特大新闻！”

小伙伴们停止了游戏，都向他围过来。

丁大元压低声音，神秘地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任大为和田小艳……”

男生和女生在一起玩，这是大家最忌讳的事情。小伙伴们听丁大元一讲，都嚷嚷起来：“是真的吗？”“快，咱们去看看吧！”

丁大元见把他们发动起来了，心里很得意，马上领着小伙伴们出发了。

到了田小艳家房前，小伙伴们挨个悄悄地到窗口向里看，每人看过后都捂着嘴巴笑道：“嘻嘻，看见了！看见了！”

当还剩下最后两个人没看的时候，突然，门“吱